

孙程 散文作品

家住南沙河畔

1
风飞，鸟叫，吵醒了黎明中熟睡的母亲。太阳升起，绽放出母亲住进南沙河畔新居后脸上的欣喜。风和鸟儿，和我有同样的理由，无限热爱河畔的风景。

一条城市内河，绵延几十公里，长流不息。流过田野，流过桥墩，流过家门，曲曲折折中消失时间余韵的尾音，洗涤摇曳着遥远记忆中的缺憾。曾经断流、干涸的沙河，放眼望去，满目疮痍。如今，南沙河波光粼粼，河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见证着村庄的变迁。

2
风，时常掠过新居的屋顶，弹着时断时续的乐曲，也许是天上仙曲降落了人间。

晨风吹拂，似仙女拖着长裙经过，吹碎了我诗意的意境。美景配美心，我索性在阁楼顶上搭建一顶帐篷，当作观赏河畔美景的地点。

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我静坐在帐篷里，足足坐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从日中到日落，一切都那么宁静，直到落日的余晖照在我家的西窗

上。小树林在窗下生长，已经长到窗棂下，几只松鼠在松树上跳跃，野草蔓的绿色藤蔓爬满红墙。河面上空澄净的空气薄得几乎透明，飘浮过来的乌云似乎失去了光泽。几种鸟儿在这里聚集，鸬鹚以花蕾和泉水为食；画眉鸟落在河边，悠闲地梳理着羽毛；不远处，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

母亲常常推开窗远眺，向南眺望那些与地平线相接的苍翠远山；向东眺望连绵起伏的千朵莲花，群山浓墨与飞白，云雾蒸腾，郁郁葱葱的树林遮住了视线，一片一片的村庄在雾中时隐时现；向西北眺望海市蜃楼般的城市风景。

大雁在河上空盘旋着，忽然振翅，闪电般扎进水里，出水时，嘴里衔着白鱼。鸽子在疾飞，不时有三五只从我眼前掠过，或者栖身于后院的柏树枝上。芦苇昂着头，摆弄着身姿，湿地各种花草开得正艳。

隔上几十米就坐着一个垂钓人，他们坐在岸边草穴中，静静地、耐心地拽着鱼线，等待鱼儿上钩。也许会坐亮一个黎明，坐醒一个上午，坐乏

一个黄昏，依旧宁静淡泊，仿佛在垂钓失去的岁月和往事，钓起河中美丽的风景。

3
通往矿山的铁皮火车经过河畔路段，火车行驶的声音飘入耳中，一会儿轻了下去，一会儿又重重地响起来。我站起身，看见了那列火车。火车拖着铁皮车厢，如同负重的一头牛，喘着粗气在前行。火车的轨道有些看不清，模糊中只是两条曲线。

蒸汽火车头喷出来的水蒸气像羽绒般的云，慢慢地展开开来，在车身后越来越长，越升越高，逐渐升上了天空。

铁皮火车发出的声音，带着我的童心在田野间飞驰，仿佛看见我小时候提着土篮子跟着火车奔跑，捡拾从火车上掉到地上的黑煤块的情景。妈妈喊着“儿子啊，小心，别让火车碰到”。现在，回响在耳畔的母亲呼唤声仍是那么亲切，悦耳，悦心。

4
劳动路大桥桥北是新落成的南沙河集贸市场，占地六万多平方米，商铺达一万多个，经营瓜果、蔬菜、家

禽、农具、花卉、旧物等。每逢周六、周日和周二早晨开集，由于物美价廉，吸引了不少远近商客来此售卖，也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前来购置所需物品。规范的购物环境，不同的人文景观，让人重拾童年逛大集的购物体验。

大桥桥南是参差错落的别墅群。暮色降临，青蛙的叫声响彻整个河畔，此起彼伏，它们在歌唱美好环境带给它们的欢乐。不知是附近农民放养的，还是野生的，白鹅“嘎嘎”叫着，拍打着翅膀在河中嬉戏。一对情侣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走在彩虹般的大理石甬道上。这条路似乎变成了一条蜿蜒起伏的白线，一直向城北路的尽头伸展。

南沙河，流淌着绿水青山的时代主旋律。河畔岸边，这座用建设者们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文化城市，让我和母亲深刻体会到了家住南沙河畔几里风景线上的幸福。

我人住在河畔，思想却飞翔起来。一只蝴蝶，也在河边独自飞翔，仿佛在回应我对南沙河的赞美与感叹。

我的老师

韩继航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这是一个收获与成长的季节。虽然我的学生时代早已渐行渐远，但那段青涩美好的校园时光，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其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大学时代的外国文学课老师——刘铁先生。他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老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恰如王朔那部小说的书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说他是“海水”，是因为他那深不可测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记得初见刘老师时，他五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戴着金丝眼镜，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丝毫不乱，一副典型的学者模样。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独特的教学方式。他授课从不拘泥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分析，而是善于用哲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的多元视角来解读文学作品。他在我们开学的第一堂课上郑重地说：“我希望你们称我为思想家，而不是文学评论

家。我不是来给你们上课的，是来启蒙的。”

他的课堂总是充满惊喜与思考。有时他会从一首诗歌谈到当下的社会热点，有时又会从小说情节联系到真实的法律案例。记得有一次，正当我们沉浸在《红与黑》的解读中时，他突然向一位女同学发问：“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再好不过的，又是再坏不过的吗？”在大家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时，他缓缓道出那个令人深思的答案：“是爱情。”这样出其不意的提问和深刻的见解，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在潜移默化中拓展了思维的边界。

说他是“火焰”，是因为他那率真可爱、毫不掩饰的真性情。第一堂课上，他就在黑板上挥笔写下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文学。他对莎士比亚的热爱近乎痴迷，整整半个学期都在深入讲解莎翁的作品。每当讲到动情处，他会情不自禁地站起身，用浑厚的嗓音朗诵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那份投入与激情，我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这位看似传统的老师，却有着出人意料的可开明与幽默。他对流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畅销小说是“无病呻吟”，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当他谈到女儿减肥的趣事时，会惟妙惟肖地模仿QQ表情里那个疯狂的小人，逗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些生动有趣的瞬间，让原本严肃的课堂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而，让我最受感动的还是刘老师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那段经历。当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初稿交给他，生怕得不到这位严师的认可。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发来短信：“继航，你的论文总体不错，说明你用心思考了，我很高兴。请你今晚到我上课的教室来取修改稿。”短短数语，让我如释重负。

当我按时赶到教室，从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中接过论文时，不禁为眼前的景象动容——稿纸上布满

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从段落结构到词语搭配，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做了细致的修改。在稿纸的空白处，他还用清秀的字迹详细写出了修改建议。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何谓“师者仁心”，在这位看似孤傲的学者身上，跳动着一颗热情、认真、负责的心。

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后，我的论文一交就通过了答辩。在答辩结束的那一刻，刘老师特意走到我身边，送给我一句终身受用的赠言：“记住，当你步入社会后，要学会在充分倾听他人意见的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判断。”这句话如同明灯，至今仍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

时光荏苒，每当金风送爽的时节，我总会想起这位拥有“有趣灵魂”的老师。他那渊博的学识与率真的性情，严谨的态度与温暖的内心完美结合，恰如海水与火焰的交融，既启迪了我的智慧，也温暖了我的青春岁月。愿他健康快乐，永葆赤子之心。

岁月悠悠天封塔

杨优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漫步在宁波的老街巷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独有的韵味。不经意间，一座巍峨的古塔映入眼帘，那便是天封塔。远远望去，它像一位历经沧桑却依然挺拔的老者，静静地站在那里。塔身由古朴的砖石砌成，虽颜色斑驳却丝毫不减它的威严与庄重。

天封塔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大沙泥街西端与解放南路交汇处，始建于唐武则天“天册万岁”至“万岁登封”（695—696）年间，因建塔年号始末“天”“封”而得名。天封塔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宁波从一座小城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辉煌历程。天封塔高约五十一米，共十四层（包括地宫），分七明七暗，呈六角形，每一层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天封塔为朱红色，塔身由下至上

逐渐缩小。六角攒尖式塔顶镶嵌着一颗硕大的火焰式宝珠，犹如镇塔之宝。据说，在晴朗的天气里，置身塔下向上仰望，天封塔衬着天空的背景，显得玲珑精巧，瑰丽无比。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天封塔已淹没在高楼之间，但那份历史的厚重感却丝毫未减。

天封塔大门左右有两只石狮子，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走进大门，天封塔的真容一览无余。塔檐的每个檐角上都坐着三只神兽，每个檐角下挂着一只铜铃，风一吹，铜铃摇曳，清脆的铃声在天封塔上空回荡，仿佛在诉说着天封塔的故事。

沿着塔内狭窄而陡峭的楼梯拾级而上，感觉迎面扑来的风很凉爽，光线也明亮了许多。来到三楼，一扇大大

的拱形壶门呈现在眼前，阳光照射进来，整个塔内透亮。天封塔的偶数层都是暗层，奇数层都是明层，这一设计增加了天封塔的神秘感。

站在塔顶，虽然无法像十多年前那样将宁波东门口片区尽收眼底，但天封塔周围的高大建筑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春天万物复苏，天封塔下的花儿也竞相绽放。粉红的桃花、洁白的梨花、金黄的迎春花……在这样的季节里，你会带着一本书，坐在塔下的石凳上，让花香与书香交织在一起，享受着片刻的宁静与美好。夏日炎炎，天封塔下的树荫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老人们在这里下棋聊天，孩子们则追逐嬉戏，欢声笑语不断。你会喜欢在这样的午后，静静地坐在树荫下，看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

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感受着时间的缓缓流逝。秋天来临，落叶纷飞，天封塔在金黄的落叶映衬下更显得古朴而庄重。你会捡起几片落叶，轻轻地夹在书页间，仿佛这样就能将这份秋意永远珍藏。每当夜幕降临，月光洒在天封塔上，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冬天，雪花飘落，天封塔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外衣。虽然此时的它显得有些孤寂，但在宁波人的心中，它依然坚韧、挺拔。

天封塔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历史见证者。它见证了宁波的繁荣，也见证了岁月的悲欢离合。天封塔高大的塔身，像岁月赋予我们的力量：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我们都能像天封塔一样，坚韧地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倒下。

父亲（外一首）

刘瑶

不善言谈是他的标签
沉默在皱纹里裂开
模糊了白色烟雾里他的侧脸
忆起他爱我的所有时间线
儿时骑上的大马
在他坐稳的话里踮起了脚尖
自行车蜿蜒流动
指向接我放学不知疲倦的肩
他说我们回家
遮挡迎面的风雨千千万万遍
离家读大学的那天

他只一句送你 吞下所有的想念
出嫁时他托起我的手交付给新郎
——照顾好我女儿
扭头看见他眼角的泪 猝不及防
被推进产房的前一秒
他一直在守护
他始终是那个掀起影子的人
把苦难摁进生活的背面
道漫长久陪伴的记忆
所有未出口的爱你
都成了我漫长人生温暖的光

父亲与酒

六十岁生日这天
父亲放下了酒杯
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线
映着微醺的落日
同我说起从前
春 他十九 军旅生涯里的勇敢
为迷彩绿添一抹风采
夏 他二十八 遇见母亲
伴他相濡以沫大半生

秋 他三十七 小女儿撒娇
想要无数水果糖纸的斑斓
冬 他五十五 五彩的蔬果探头探脑
在他今年刚建成的小院
时间笔直且悠长
随着一帧帧片段落下帷幕
父亲举起手中的酒杯
鬓角折射星星点点的白
岁月滑过他额头的三条皱纹
留白大半生的三百六十五天



故乡的蚬子（组诗）

表梁

河与蚬

淤泥深处，静卧微缩的故乡，
细密纹路刻满河流的年轮。
沐阳塘沟，碾盘梁大庄——
河网如血脉日夜奔流，
不算太深的河流，养育了数代人。
入夏，黄亮的壳在暗夜苏醒，
一盏煤油灯，漂成不灭的萤火，
铁丝刮过河床，沙沙惊起沉梦。
女人指缝嵌沙，男人烟火明灭，
堆起的小山，盛满微明的指望。

摸蚬记

撸起裤腿踩进丁字河、西大河，
清冽漫过温软的膝弯。
蚬子咯着脚心，是河底的逗弄，
弯腰，摸索，捞起一枚惊喜！
高高擎起，映亮艳美的眼。
沉甸甸的明亮里，
蚬子静静吐沙，母亲叮咛：“莫晃动！”
脆响淘洗，如微钟轻撞。

煮蚬子

猛火烧锅，水汽翻腾，
乳白的原汤翻滚着河的精魂。
鲜，自舌尖直抵心窝。
滚烫的热倾倒入大盆，
剥壳是一场小小的苦役。
指尖烫红，指甲缝塞满碎壳。
故事作伴，伙伴们齐动手，
汗味混着鲜香，在光影里定格。

炒蚬肉

才割的老韭菜，带着泥土的冲劲，
菜籽油在锅中滋滋欢唱。
蚬肉倒下，“滋滋”爆起鲜香！
一勺原汤点睛，唤醒灵魂。
炒蛋缀白珠，洋葱裹韧甜，
豆腐汤滑嫩，托着蚬的鲜。
百般滋味，皆是朴素的敬重，
齿间漫开乳白的乡愁。

河水生病治好那年

墨汁般的浊流扼住河喉，
贝壳缄默，饭菜失了笑语。
众人齐上，终逼退那污浊，
清波重返，蚬子凯旋。
炊烟沸腾，是无声的叩谢。
七里河水长流，空船自晃荡，
似岸边搁浅的旧摇篮。
年轻人远行，河底的鲜味更足，
逮鱼摸虾抓蚬子的老手艺将况？
不会的！谋生的“伎俩”早烙进血脉。

蚬子味

年岁渐长，乡愁沉在舌根，
游子归来，必呼：“快煮蚬汤！”
看他们吃干抹净的眉眼，
我懂：这滋味是抛下的锚，
拴住漂荡的心，在老河床。
夕照熔河面，浮起当年影，
齿间漫涌整条故乡的河。
这生锈的钥匙轻轻一转——
便开启尘封的时光之门。

河底的纹

蚬壳静卧，是河写的史书，
道道深纹铭记涨落的汛情。
刮沙声沉入时光的淤泥
唯有那盏油灯，漂在记忆河面，
如钉入黑夜不灭的寒星。
贝壳开合，吞吐清浊岁月，
在舌尖垒起微缩的村庄。
当口中漫起那乳白的汤，
所有离乡人，都在鲜味里泊岸。